

被限定的物与被决定的生命

——“物转向”“视阈下《猫与鼠》中的物人关系

张玲凤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四川 筠连 645250

摘要：具象性作为君特·格拉斯写作美学的显著特征，在其中篇《猫与鼠》中得到了显著体现。主人公马尔克为了遮挡其过于突出的喉结，先后使用了一系列遮盖物，这些物品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拟从物质理论的视角出发，探究《猫与鼠》中人与物的内部关联以及张力关系，分析叙述者皮伦茨对于具体的物的叙述背后隐藏的批判与反思能力的缺失。

关键词：物质理论 物转向 猫与鼠 君特·格拉斯 具象性

作为但泽三部曲之一，《猫与鼠》出版于1961年，并迅速在德国文学界引起了一场关于艺术与色情的争论，一度遭到拒绝，被指责为不道德的色情文学。直到60年代末，大学生运动对传统道德和性观念的冲击下，人们才逐渐改变看法。小说讲的是纳粹统治时期，一名中学生约阿希姆·马尔克，一直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同，最终在纳粹英雄主义思想的毒害下走向毁灭的故事。进入青春期后，马尔克的喉结逐渐增大。过大的喉结格外突出，十分引人注目，他深受其扰，非常自卑。为了转移人们对喉结的关注，并且得到外界的认可，他开始在各方面争取不凡的成绩，还开始在脖子上佩戴不同饰物：诸如，带有圣母玛利亚肖像的银质项链、改锥、流苏、荧光纽扣，最后则一心追求十字勋章。

在马尔克的成长过程中，原本出于自卑用于遮盖喉结的掩饰物，在替代的过程中，不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且在其社会化进程中，越来越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从圣母玛利亚的银质项链作为情欲所指，到十字勋章作为军国主义思想的体现，物作为行动者参与到马尔克的行为当中，在马尔克的身份建构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决定了马尔克的命运。本文拟从物质理论的视角出发，结合格拉斯具象性的美学观，和第三帝国时期的历史背景，探究《猫与鼠》中人与物的相互作用以及张力关系，分析叙述者皮伦茨对于具体的物的叙述背后隐藏的批判与反思能力的缺失，追问《猫与鼠》在格拉斯的启蒙事业中具有何种意义。

1. “物转向”背景下格拉斯的“具象性”美学

在德国作家中，没有哪位像君特·格拉斯这样近乎固执地去反复回忆、审视和反思二战和它对德国的影响。因而对格拉斯作品研究，多集中于从记忆视角出发，探讨他对二战历史与罪责的追问。但对格拉斯作品中充斥的具体的物，却少有关注。

具象性作为君特·格拉斯基本的美学理念，几乎在其每部作品中均有体现。这与格拉斯作为雕塑家与画家的职业生涯有关，让他即使在写作中也偏爱于对具体的物的呈现。

此外，更是和他作为一个二十世纪初出生的年轻人，曾以为受到纳粹意识形态的诱惑与毒害，成为党卫军的一员，参与战争的经历密不可分。从他的处女作《铁皮鼓》开始，他就开始了对罪责的探讨与追问，并试图通过文本中具象的物，去抵抗抽象的意识形态。《猫与鼠》中更是充斥着大量具象的物。然而，由于国内学者对该中篇的关注度不够，再加上传统的文学研究更热衷于阐释小说中物的象征意义，而未有更为深入的探讨。

近几十年来，随着“物转向”的发生和“新物质主义”的兴起，长期被忽视的物在各个学科领域出现复仇般的回归，并渗透进文学领域。文学中长期处于被动地位或作为背景装饰的物，在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中拥有了“情感功能”和“意义建构能力”，不但可以参与主体意识和身份的建构，还可以作为行动者，参与到主体的行为中去。物的施事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这给《猫与鼠》的阐释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提供了新的视角。物不再处于被动的状态，而是与人处于一种能动的张力关系之中。一方面，人将内心外化到具体的物上，赋予物意义，让物具有了暗示人的内心的作用；另一方面，物影响，甚至参与到人的行动当中，起到了身份建构甚至决定命运的作用。物质理论的介入，可以使得对文本中的物的分析，不再局限于一种更主观的、受阐释者影响的物与意义的任意对应，而是更客观地通过文本的深入分析，来透视人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进一步揭示物的意义。同时，也提供了深入理解格拉斯具象性美学的可能性。

2. 被限定的物：马尔克成长过程中起身份建构作用的物

霍伊巴赫在弗洛伊德“儿童性学三阶段”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物观。在第二个阶段，即孩童阶段，孩子尚分不清什么是物，拥有着不同于成人世界的物观。此时孩子眼中所理解的物，是外在的物质性与内心情感的总和。而随着社会化进程的发生，物质性的一面保留在外在，成为了成人世界所理解的物，而心理性的一面则保留在内心，使得物质和心理得以分开，从而与成人世界达成共识，完成自身的社会化。

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外在的物质性,与人的内心处于一种交织的状态,他们共同构成了孩子眼中的“物”。而此时的“物”,由于被人赋予了心理上的意义,也反过来对人有了行动力。物与人此时处于一种拉图尔所说的“杂合体”的状态,即不再是对立的客体和主体,而是作为一个集体在行动。在这个集体中,没有所谓的主次之分,人和物的意志都得到了表达。因而通过分析马尔克在成长过程和社会化进程中的一系列行动,既可以得出他所附加在物上的心理阴物,从而透视他内心的变化过程,又可以展现物在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揭示物对人的行动力。

最初,马尔克对装饰物的使用,是出于他的自卑情结。在《猫与鼠》中,主人公马尔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被尊重与认可的边缘人形象。无论是生理上的天生孱弱,还是外貌的丑陋,和身体部位的格外突出,都使得他因为与众不同而被排除在集体之外。由于体弱的缘故,马尔克从不参加任何体育运动。他不会骑车,不会游泳,并且“他体弱多病,并且有医生的书面证明,所以一直免上体操课和游泳课^[1]。”然而在一个宣扬体育至上与英雄主义的环境里,这并不仅仅意味着他不显得出众,而且直接导致了他排除在同龄人的圈子之外。在他均不好看的各个身体部位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由于青春期的来临,而日渐增大以至过于突出的喉结。这一缺陷除了使他被集体排斥之外,也让他产生了自卑情结。而最初只是用于遮挡的装饰物,被附加上了内心的自卑情结和强烈的想要被外界认可的愿望之后,对人的施事性也日渐凸显。原本“不是一个想出人头地的人^[2]”的马尔克,开始在各方面争第一。

首先是就对运动能力的提升。马尔克努力克服孱弱的体质,开始不再在体操课上请假,也开始学习骑自行车和游泳。甚至在潜水与体操活动中成绩出众。此外,马尔克熟悉各国军队武器装备,在航海知识竞赛“这门学问上也遥遥领先,他可以流畅的一口气报出许多日本驱逐舰的舰名……波兰海军舰艇的数据他随口即可报出^[3]”。

马尔克试图融入学校圈子的过程中,除了体育能力的提升之外,另外就是不断用于遮掩喉结的装饰物的不断替代。其中,圣母玛利亚的银质项链是他内心情欲的外化。众所周知,他并不信基督,却格外崇拜圣母玛利亚。“对于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他并无特别的兴趣^[4]”,并声称“我相信的只有圣母玛利亚。因此,我绝不会结婚。^[5]”可见玛丽亚在他心中并非信仰式的存在,而是以一个女人的形象,作为童贞女而存在。而被附加了性欲的银质项链对他的施事性,也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具体体现为进一步加深了他的圣母玛利亚崇拜。“他一直像每一个领圣餐者一样默默地从圣餐长凳禁止走向他在的第二排的座位,这一次他却延长了这段路,在退回原位的途中,他先是踮着脚,缓慢地走到圣母祭坛的正对面,然后双膝跪下,不是直接跪在七步地板上,而是选择祭坛前的一块粗毛毯作为垫子,它将交叉的双手举

过眉间举过头顶,充满渴求的一点点,伸向那个比真人稍大的石膏塑像……马尔克依次抬起两膝站了起来,再次将十指交叉举到翻开的衬衣领口前,地毯在他的膝盖处留下了一块粗糙的红色图案^[1]。”

如果说被附加以自卑情结的遮掩物,和被附加了性欲的玛丽亚银质项链,还属于是私人的物的话,那么在马尔克的社会化进程中,喉结的装饰物则越来越具有社会意义。十字勋章的出现,更是标志着他人生的转折。马尔克对于勋章的追求,最初是源自父亲留给他的勇敢勋章的影响。父亲在马尔克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他在皮伦茨的故事里真正出场开始,他就始终穿着从死去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皮鞋,这也表明了马尔克内心对父亲英雄形象的认同。当然,他所继承的不仅是来自父亲的衣物,更是来自父亲的高尚品质与道德准则。

马尔克的父亲,在他九岁的时候就因公殉职了。因而父亲在马尔克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阻止灾难发生英雄,是马尔克的道德楷模,他想要像父亲一样成为一个自我奉献的、品德高尚的人,做有益于他人的事。父亲代表的是马尔克超我的外化。内心的英雄梦被附加在勇敢勋章上,“理想我”的要求在行动上表现为,他“公开鄙视和干预高年级学生常常搞的那种恶作剧^[6]”,在霍腾·索恩塔克试图用捡到的避孕套套在门把手上来捉弄高度近视的老教师特劳伊格时,他“用一张包黄油面包的纸,把避孕套从门把手上取了下来。^[7]”从而阻止了针对这个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老师的恶意事件。马尔克还救起了一个溺水的低年级学生,这也是一个一定会让他的父亲感到骄傲的行为。当一个低年级男生在沉船中部,被轮机舱的前面夹住出不来时,马尔克钻进前舱,把他拖了出来,并指挥席琳和霍腾·索恩塔克,忙活了两个钟头,他才慢慢恢复血色。这也表现了他是真的想要成父亲的一样的人。他专业的指导也表明了,他还为此学习过一些拯救别人生命的必要知识。

随着十字勋章的出现,他终于为自己的喉结找到了合适的“对称物”。十字勋章成为了父亲勇敢勋章的不完全替代,背后的能指早已悄然发生了滑动。被外界赋予了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十字勋章,使得马尔克心中的英雄精神被扭曲变形,社会化的道路也开始偏离正常方向,他不再想成为父亲那样拯救生命换取荣誉的英雄。他被认同的渴望和军国主义思想投射在十字勋章上,促使他以偷窃和参与战争的方式去获得奖章,外在表现为十字勋章对他的引诱、控制。实际上则是这一“物-人杂合体”共同行动的结果。他作为坦克兵,在战场上刀枪不入的时候,他声称是圣母玛利亚在保护他。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克还提及了帮助他在战场上屡战屡胜的圣母玛利亚显灵:她拿着那张父亲的照片捧在胸口低得多的位置,而他则只需瞄准父亲和斯卢拉布达之间的空隙即可。这里所说的,玛丽亚帮助他击中坦克的方式,是通过拿着父亲的照片。他在瞄准并炸毁敌军坦克的同时,也瞄准了他心

中代表道德准则的父亲。这不仅意味着，为了追求十字勋章而违背超我的道德要求。更意味着，在他自我保存的本能背后，本我对超我的击杀。马尔克与十字勋章作为一个集体行动时所表现出的偷窃和杀人行为，在外部呈现为作为物的十字勋章对人对引诱甚至完全掌控，而当我们借助物质表征这一概念去透视这一集体中人与物的内部关联时，方可发现物与人这种平等的不分等级的相互作用：马尔克将内心被认可的愿望与英雄主义思想投射在十字勋章上，同时它也具有了对人的行动力，影响着“物-人-杂合体”的行为，而十字勋章身上所暗含的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在集体的行动中表达出来。

3. 被决定的生命：反思能力的缺失

如果说在马尔克成长过程中的这一系列装饰物，由于被附加以不同的情感和心里，而成为了被限定的物，同时对人也具有了行动力的话。那么其中，隐含着意识形态的十字勋章，则不仅仅是影响了马尔克的行为，而是最终决定了他的生命。而被决定的，也不仅仅是马尔克，还有整个青少年圈子。在第三帝国的历史背景下，对孩子们产生强烈影响的首先是战争相关的物。无论是他们的日常活动场所，即沉没的波兰战舰，还是在大礼堂的高光中被展示和解说的十字勋章，都是军国主义思想和尚武精神的写入源头。这些被附加了外在意识形态的物，对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的影响则表现为，一开始对身体孱弱的马尔克的排斥，以及后来对体育能力出众、战功卓著的“伟大的马尔克”的崇拜与倾慕。其中叙述者皮伦茨则是作为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

只是单纯地展示一系列的物在马尔克成长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却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问题的所在。一方面，即使在战后多年，他具有一个近乎全知的叙事视角，却仍然把马尔克视作英雄，可见他自始至终都未曾意识到尚武精神对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以及对自己的毒害。另一方面，他自身的身份认同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同时他的忏悔式的叙述也是闪烁的、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谁。因为反思能力的缺失，使得他无法通过叙述和忏悔来摆脱自己的罪责感，也无法通过多年后对战争的回忆，来批判战争和绝对的意识形态从而建立自身的身份认同。根据埃尔的记忆三阶段理论，格拉斯借助这样一个不真诚的叙述者虚假的忏悔，是希望引起读者对反思能力的关注，并引导其去思考叙述者皮伦茨所没有意识到的真正的问题所在。

Literaturverzeichnis:

Primärliteratur

君特·格拉斯：《猫与鼠》，蔡鸿君、石沿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Sekundärliteratur

Grass, Günter/Harro, Zimmermann: Vom Abenteuer der Aufklärung. Werkstattgespräche. 1. Aufl. Göttingen: Seidl 1999.

Hasselbach, Ingrid: Günter Grass, Katz und Maus: Interpretation. 1. Aufl. München: Oldenbourg 1990.

Heibach, Christiane/Rohde, Carsten: Material Turn? In: dies. (Hrsg.): Ästhetik der Materialität. München: Wilhelm Fink 2015. S. 9-30.

Heubach, Friedrich Wolfram: Das bedingte Leben: Theorie der psychologischen Gegenständlichkeit der Dinge. Ein Beitrag zur Psychologie des Alltags (1987). 2. Aufl. München: Wilhelm Fink 1996.

Neuhaus, Volker: Günter Grass. 3. Auflage. Stuttgart, Weimar: J.B. Metzler 2010.

冯亚琳：《君特·格拉斯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Feng Yalin: Studien zu Prosawerken von Günter Grass. Shanghai: Shanghai Verlag für Erziehung der Fremdsprache 2011.）（übersetzt von mir）。

[1]君特·格拉斯：《猫与鼠》，蔡鸿君、石沿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4页

[2]君特·格拉斯：《猫与鼠》，蔡鸿君、石沿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3]君特·格拉斯：《猫与鼠》，蔡鸿君、石沿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4]君特·格拉斯：《猫与鼠》，蔡鸿君、石沿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5]君特·格拉斯：《猫与鼠》，蔡鸿君、石沿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19页

[6]君特·格拉斯：《猫与鼠》，蔡鸿君、石沿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7]君特·格拉斯：《猫与鼠》，蔡鸿君、石沿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8]君特·格拉斯：《猫与鼠》，蔡鸿君、石沿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0页